

自由与枷锁

——试论《呼啸山庄》中的矛盾主题

黄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对于《呼啸山庄》一书的主题,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文章从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入手,结合对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性格、经历的分析,强调了小说所表现的深层次主题:人们追求自由和自我束缚两种倾向的矛盾。

[关键词]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 自由; 自我束缚; 矛盾

[中图分类号] I 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06)01-0095-03

Freedom And Bondage

——The contradictory theme in *Wuthering Heights*

HUANG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theme of *Wuthering Heights*.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theme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the tendency of self-bondage by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Emily Brontë's personality and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Emily Brontë; freedom; self-bondage; contradiction

关于《呼啸山庄》的主题,一直众说纷纭。有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是表现了女性争取爱情自由的斗争;有从“人性”出发,认为展现了爱战胜仇恨,实现完美人性这一过程;更有从哲学的深度,认为作品探讨了人的异化与回归问题。

这些分析当然都不无道理,但是看起来论者普遍犯了“套公式”的毛病。研究这样一部小说——以爱情、婚姻为主线,讲述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古老家庭中的故事——很容易从中找出女权主义、人性中的爱恨、异化这些元素。如果将这些分析结果应用到同一个世纪的其它小说的解读上,也一样适用。作为19世纪英国小说代表作之一的《呼啸山庄》,是不是另有其打动我们的内涵呢?

一

艾米莉·勃朗特的姐姐夏洛特·勃朗特的名著《简·爱》一直被当作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之一。也许是因为在文学史上,勃朗特姐妹总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所提及,评论者习

惯于将《呼啸山庄》也纳入女权主义作品的范畴。甚至还有人论说在“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中可以见到对女权主义文论的早期表述”^[1]。且不论“三姐妹的作品”(应该是指三人的小说与诗歌)中会不会涉及到文论,也不说《简·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仔细分析《呼啸山庄》,就会发现这绝不是一本女权主义小说。

小说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恩萧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人物形象,她与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之间的情爱纠葛也被认为是小说的主线。从老恩萧先生把弃儿希思克利夫捡回家那天起,凯瑟琳便“深深地喜爱他。我们所能发明的对她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们分开;而她也是所有人中因为他而受责最多的。”^{[2]83}然而在一次偶然的事件后,凯瑟琳留在画眉田庄养伤仅仅五星期后,就变成了“一个高贵的人,留着棕色卷发,穿着装饰着羽毛的狸皮衣和长长的女式骑手装”^{[2]93},并且开始与田庄的少爷埃德加·林敦谈情说爱。在希思克利夫负气出走后,她嫁给了林敦。凯瑟琳曾谈到她爱林敦,

[收稿日期] 2005-03-28

[作者简介] 黄巍(1978-),男,江苏沛县人,助教。

“就象其他人一样爱”、因为他“英俊、年轻、快乐、富有，并且爱我”^{[2]118}。所以她选择了林敦，并希望能用丈夫的钱帮助希思克利夫。如果说在凯瑟琳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坦率地承认自己对“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地位的女人，拥有这样的丈夫而骄傲”^{[2]118}。虽然她自认为和希思克利夫的“灵魂是用相同的材料制造的”^{[2]121}，并满怀激情地喊出“我就是希思克利夫”^{[2]122}，这样的爱情宣言，但是她又担心如果和希思克利夫结婚，就会“沦为乞丐”^{[2]122}。这样的坦率比起崇尚“淑女”形象的同时代的女性当然是令人可爱的，但是离“女权主义”的自由爱情观相距甚远。

关于“完美人性”的观点，有论者强调希思克利夫在小说快结尾时放弃了继续对小凯茜和哈里顿的加害，在“爱”中找回了被凯瑟琳背弃（以她嫁给林敦为象征）、被希思克利夫在仇恨中抛弃的“人性”。^[3]但请注意：对物质生活、名利的追求是不是“人性”？“人性”是否一定要摆脱仇恨才是完美的？有没有所谓完美的“人性”？希思克利夫疯狂的报复行为，并非简单地用“失了人性”就可以解释的。种种残酷的行为其实恰恰来自于他对凯瑟琳的“爱”。这种“爱”并不是把他从仇恨中拯救出来的灵丹。希思克利夫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忏悔，也没有对年轻的哈里顿和凯茜表现出任何怜悯之心。只是凯瑟琳鬼魂的显灵使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追求，而又永远无法在生前得到的幸福——与爱人长相厮守。与其说希思克利夫重拾人性，倒不如说他是了无生趣了，是不是报仇，别人怎样他已经毫不关心了。

那么，把小说再上升一层，赋予它浓厚的哲学色彩是不是更接近作品的主题呢？有论者借鉴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希思克利夫进入恩萧家解释为“非我”、“异化”的开始，将凯瑟琳与林敦的结合说成是自我成了“非我性”的“文明”的奴隶。而希思克利夫的痛苦与挣扎就成了“无望”的回归的努力。^[4]诚然，这种分析强调了人内心两种倾向的冲突，也揭示了在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里两种气氛的不协调（实际上，同在荒原的两处古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分别象征了“原始”和“文明”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是将一部充满激情的小说解读为一个寓言恐怕并非最好的角度。小说中并不存在着“文明”出现前的一个“原始”状态。而将希思克利夫的命名说成是“非我化”也似乎有些牵强。另一个例子是：有论者把老恩萧先生带希思克利夫回呼啸山庄描述成从“乌有乡”进入“陌生、有序和排他的人和世界”^[4]的过程。有意思的是，后面这几个形容词用来形容希思克利夫早先所在的利物浦大街倒更为合适，而荒原上的呼啸山庄并非什么有序的世界，倒更象是“乌有乡”。由此可见，完全用某些哲学和心理学的概念来解读文学作品，将它读成哲理寓言或心理病例，容易变得极端化、简单化，是不可取的。

二

那么，怎样来读这部小说才是比较合理的呢？笔者认为还是从书中各个人物间的关系入手。与多数女性作家的作品不同的是，《呼啸山庄》并没有特别将书中的女主人公置于中心地位（只要想想《傲慢与偏见》、《简·爱》等时代相近的作品就可以发现）。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实际上占

据了更多的篇幅，而其他人物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从某一个人物身上全面地理解本书作者想要表现的主题，而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书中各个人物的心理、性格及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呼啸山庄》在结构上构建了两组主要的三角形关系，即“希思克利夫——凯瑟琳·恩萧——埃德加·林敦”和“哈里顿·恩萧——凯瑟琳·林敦（小凯茜）——林敦·希思克利夫”这两组。而其中前者又是故事的主线。单纯从凯瑟琳或希思克利夫的角度去分析这部作品，都是片面的。本文试图以这两组三角形关系为基础（特别是前一组）来探讨小说的主题。

不少论者指出：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之间的感情发展在书中有一个叙述的“缺失”，我们无法知道两人是如何相爱的，这种山崩地裂式的旷世之情就有些不可理喻。而凯瑟琳“爱上”林敦的过程也很突然——在画眉田庄养伤五个星期，就陷入了爱河。这样突然的移情别恋，凯瑟琳从一个天真懵懂、叛逆刁钻的小姑娘摇身变成爱慕虚荣的待嫁姑娘也是这五个星期的事。与此相对应的是，故事的第一叙述者房客洛克伍德先生对小凯茜的一见钟情，以及小凯茜先是迷恋林敦·希思克利夫，最后与哈里顿渐生情愫的描写也有突兀之感。艾米莉的性格与经历也许可以解释《呼啸山庄》中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与略显突兀的情节。在三姐妹中，艾米莉是意志特别坚强、性格十分孤僻的一个。用她姐姐夏洛特的话说，她无私而能干，却绝不柔顺，也不讲什么事理。她只短暂地离家去上学与工作，其间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也没有发生任何风流韵事。在家里，她早早地就承担起过于繁重的家务，在病重时也不肯放弃任何一项日常的职责，而且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固执之极。由此可见，艾米莉性格极其坚韧，而于男女情爱方面却几乎一无所知。

并没有体验过爱情的艾米莉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表达的却“不是男女之爱”。^{[5]136}凯瑟琳在希思克利夫与林敦间选择时的痛苦和困惑，其实是她内心（也是艾米莉自己身上）自我放纵与自我约束两种倾向的激烈冲突。

比起她的两位姐妹，艾米莉更是一位诗人。在一首题为“*That Wind I Used to Hear It Swelling*”的小诗中，她写道“*That wind, I used to hear it swelling / With joy divinely deep; / You might have seen my hot tears welling / But rapture made me weep. / I used to love on winter nights / To lie and dream alone / Of all the rare and real delights, / My early years had known; / And oh, above the rest of those, / That coming time should bear / Like Heaven's own glorious stars they rose, / Still beaming bright and fair.*”^[6]在这里，她用深情的语调追忆逝去的美好而珍贵的时光。整首诗表达的狂喜之情都是完全自我的，不涉及任何其他人。我们说艾米莉骨子里是个自恋倾向十分严重的人应该不为过。实际上，《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喊出的“我就是希思克利夫”，以及希思克利夫的质问“你怎么能背叛自己的心”、“一个人怎么能灵魂躺在墓里，身体却活着”（意即凯瑟琳是他的灵魂）无不暗示着这段爱情是一种自恋情绪的表达。换言之，本书写的不是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处境，不是人与人的爱恨情仇，也不

是抽象的“自我”异化后回归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作者本人)内心两种欲望、两种倾向、两种追求的冲突和痛苦。

三

这两种欲望一种叫做自由,一种叫做束缚。这里的束缚并非来自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自身。应该注意到在小说中凯瑟琳离开希思克利夫完全是自己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也一直没有被强制分开过。甚至在婚后,凯瑟琳还相当明显地在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希思克利夫的依恋之情。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共同度过的童年是无法无天、肆意而为的。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和希思克利夫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人的自由天性。而她在林敦家的五星期使她变成了一位淑女。凯瑟琳选择嫁给林敦主要的原因是想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地位的女人”,因为林敦爱他(注意:凯瑟琳在选择前的犹豫中一直没有提到希思克利夫是否爱她的问题)。在这里,她选择了束缚自己的自由而力图被外界接受。这种束缚并非某种被动的、毫无还手之力的“非我化”,而是她自己内心深处另一种强烈的渴望。凯瑟琳是完全主动地选择了林敦,选择走一条被外界承认的道路。

将艾米莉与她的两个姐妹比较一下,就更能理解这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她不愿意象姐姐妹妹一样长期担任家庭教师,与人打交道,甚至不愿意自己的诗歌和小说发表。她宁愿待在荒原边的家里操持家务,在野外沉思。另一方面,在处理实际问题方面她也并非弱者;夏洛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艾米莉在布鲁塞尔替她经营事务时干得精明、漂亮,使她从来不为自己的利益担心。艾米莉的能力决定了她必然会渴望入世,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但是自由的灵魂是无法真正忍受束缚的,就象凯瑟琳嫁给林敦后仍一直对希思克利夫念念不忘,最终郁郁而亡一样,艾米莉在布鲁塞尔度过了六个月的“社会生活”后返回了家乡,此后一直没有再出国。

[参 考 文 献]

- [1] 杨俊蕾. 从权利、性别到整体的人——20世纪欧美女权主义文论述要[J]. 外国文学, 2002(5): 44-51.
- [2] Emily Brontë. *Wuthering Heights*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65.
- [3] 阿诺德·凯特尔. 爱弥莉·勃朗特和她的《呼啸山庄》[J]. 天府新论, 1997(4): 71-77.
- [4] 马坤. 自我的认同与回归——再读《呼啸山庄》[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34-37.
- [5] 弗吉尼亚·吴尔夫. 普通读者 II [M]. 马爱新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6] Emily Brontë. That Wind/ Used to Hear It Swelling [EB/OL]. (2005-05-20) [2005-06-15]. http://www.poetryconnection.net/poets/Emily_Bronte/14776. (责任编辑:程晓芝)

(上接第94页)

讴歌丰富的黑人文化,启蒙黑人的觉悟,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意境开阔,闪耀着智慧和幽默的光芒,反映了二十世纪

事实上在自由与束缚间的这种挣扎并非艾米莉的发现,也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而是每个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小说中,我们看到,对自由的向往与对自身的束缚决定了几乎所有主要角色的命运。除了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亨德利、伊莎贝拉、埃德加·林敦、林敦·希思克利夫、哈里顿、凯茜的生与死、爱与恨,都被这两种力量的碰撞深深影响着。

心灵对自由的向往与自身价值被承认的渴望构成了《呼啸山庄》最重要的主题。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最终只能死后再相聚,这也似乎表达了艾米莉对这一矛盾的无可奈何。顺便说一下,小凯茜与哈里顿(可以看作是希思克利夫的翻版)最后的结合写得远没有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之间互相伤害又互相理解的段落感人,倒是凯茜爱上林敦·希思克利夫(他很大程度上是埃德加·林敦的影子)这一段写得颇为生动。这似乎也表明了艾米莉对这一矛盾的态度:束缚并不一定就比自由可怕,可怕的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都无法逃脱另一种欲望的纠缠。“天子呼来不上船”与“天生我才必有用”本来就是没法分开的。才智卓绝的人追求个性自由和渴望普遍认同的欲望同样强烈。

法国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是与身俱来、无法摆脱的。追求自由、实现自我是人的本能,也是完整人格的一部分。而为了与他人打交道、实现交流,人总会或多或少地压抑自己对自由的追求。艾米莉并不了解存在主义哲学,但她跟我们一样体会着生命中的这种悖论。灵魂在现实中被羁绊的痛苦,通过凯瑟琳与希思克利夫的呼喊,凯茜的叹息和哈里顿的怒吼展现在我们眼前。《呼啸山庄》的书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这种挣扎。

弗吉尼亚·伍尔夫称赞艾米莉·勃朗特具有罕见的天才,她“能够使生命摆脱对事实的依赖;寥寥数笔就画出一张面孔的灵魂,从而不需要有身体”。^{[5] 137}那么,我们读《呼啸山庄》时,不妨抛开各种“事实”和“道理”,直面那挣扎、咆哮并呐喊着的灵魂本身吧。

[参 考 文 献]

- [1] Arnold Rampersad.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4.
- [2] Daniel G Marowski.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M].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85: 211.

(责任编辑:程晓芝)